四庫全書

子部

疑獄集卷六

明　張景　撰

唐肅白污衣

唐肅侍制為泰州司理叅軍時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亾去旦起視之血汙其衣為吏所執不能辯明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寃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真殺人者就辟本州觀察推官

安禮神明

王安禮知開封邏者得匿告人不軌書上命治之驗所指略同後刑三人有薛姓者安禮曰得之矣召薛曰若有讎乎曰有售筆者固拒之鞅鞅去廼即命捕訊果得所為梟其首人稱為神

趙知録禱天夢猿

昔者成都府羅江縣富室張氏死妻楊氏與女同居有僕雍一掌門户財賦楊氏母女嘗赴人招飲而歸則雍

一被殺死矣有司逮其母女婢僕十數人在官經年不決張憲行成到任疑楊氏母女淫濫人殺之以泯跡又疑雍一妬奸而人殺之也死者數人而其母女被拷掠亦無全膚矣女語母曰女旦晚死矣當求直於神決不可誣服以喪名既而女果死時憲委趙知録推問趙疑其冤齋戒禱于天忽夢一猿當案而立即閱案卷恐有姓袁者吏曰常日送飯者姓袁遂逮袁至引入詰問袁即承服蓋是袁殺雍一得銅錢兩篋以去遂放楊氏與

一千人而袁正罪焉

易衣匿婦箬籠

又袁州萍鄉有高嶺嶺北張姓娶嶺南周氏女周氏歸寧張遣其弟候之至嶺中妻倦少坐弟先抱其孩歸久而妻不歸張與其弟同至坐處無有也復至周宅又無有同周復登嶺尋訪則妻死於叢林中且無首矣周扭其弟赴官疑弟欲淫之不從殺之以滅口弟遂誣服官勒都官索頭與刀都官觧頭與刀將弟處死踰年張之

鄰人過其妻於建康旅邸相視駭愕少焉同炊鄰告以故妻泣曰寃哉其時坐嶺上時有一髯客擔箬籠上山四顧無人拔刀脅取我衣服與鞋喚出籠中一婦人衣之斷其頭致籠中推其屍於林令我入籠中負擔以行凡半月餘日到此未幾髯客歸二鄰人扭之聞官即承準無詞申刑部取旨髯客處死以款司償其弟命州縣吏各黜籍邑宰郡司理檢覆官皆降罷二鄰人給元告捕究身賞妻歸夫家先都官廹於官司盜開他人棺取

婦人頭申解亦處死

獻卿揣殺僧

俞刑部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姦曰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屍一縣大驚

文恭夢吳姦

樞密胡文恭公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

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毆之婦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物蓋如此

丞議持平

紹興間鄭丞議為蕭山丞有朱統制在縣牧馬侵西興鹽場草鹽司申請于其朝降榜許人格捕其卒打草如

故為鹽亭户殺傷四人統制謀曰若不得西興草則馬不可牧矣迺醵金囑案吏作鬭殺亭户八人皆抵死案成知縣僉訖次及丞議曰黄榜許人格捕今若作鬭殺是本縣先自拒榜狀不得書我名衙吏皇恐謝罪易作拒捕結斷户亭八人止得杖放歸日拜天曰願鄭公子孫益昌後公二子領薦登第云

府尹捕姦僧

某州某士夫攜妻至臨安訪親舟至岸語妻曰待到某

家借轎我不能自來以我紫衫為驗時有僧亦泊舟窓
聞其言即覔轎并紫衫來妻不復辨即行乃至郊外入
寺中一少年引入曰官人在此妻意夫在也隨少年入
深巷數曲至一小室酒肴畢集少年去巾乃僧也即强
合之妻不從少年指牀上刀曰畏此不畏遂從之凡三
宿引至土窖中階級凡七八曲方圓廣十數丈一面窻
明透地窻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堆土土外墻壍人迹
不達上下前後木板裝皷牀帳凳卓日用飲食器具等

色色整齊羣婦人聚居凡三十三人皆美色也寺中僧行二十餘人童僕十數人至暮則亂行淫穢十數日則置宴僧行列坐階上羣婦列坐階下酌酒供食婦女自相偶語皆官家妻女有居此者十數年矣老者病者則又引出陸續有新至者每日羣僧出外見婦人有姿色者即百計圖之得者先引入私室或一二日或三五日方引至此至此則雜然矣一日引一女子至年十四五羣婦問之乃某太守女全家在京候差因觀燈於人叢

中與一婢失隊一士人引之行曰路從此歸乃引至寺

去巾僧也在其私室十日方送至此亦不復知婢所在

諸婦人聚居日夕切齒無脫身之計於中亦有二三健

婦欲謀約會一夕各殺僧衆者而脆弱者多恐不濟而

不果每日僧多出外輪遞一二僧居守窖中一夕止有

一僧宿羣婦問故曰今日皆送喪過海明日方歸是夕

三婦人謀遉伺僧寢啓關尋路出窖外逾數墻得達大

路離臨安五里內一婦臨安人知街巷乃問路歸家詣

府尹陳告尹大驚時宋孝宗内禪明日宣赦尹即部百
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羣婦召主承領府尹到寺時僧
衆適盡歸窖中備辦飲宴亦不知三婦人遁去也湖州
士夫妻遂亦得歸初其夫扛轎持紫衫來時沿岸者曰
適有轎夫持紫衫擡去一婢亦隨去矣轎夫回報士夫
大驚遍索不得止於三日後得其婢云轎行如飛追遂
不及到街市交雜處不知所在也當府尹至點集婦人
姓名時某太守女問其婢時尚有僧數人未盡殺詰之

云凡老者病者皆引出殺之瘞於寺後此婢想亦殺而瘞之矣掘之凡三十餘骸所獲金帛亦不貲云

壽隆疑火死

朱少監壽隆知彭州九隴縣吏告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豈有一家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逾月獲果乃殺其人而縱火爾

王端識犢母

王道議端知襄邑縣有鬻犢於市者或執以為盜詰之

不服端取兩家犢識其母輒從之盜遂服

孫沔脫會飲

孫沔副樞為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為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兵并所盜贓於民家後即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具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真盜州將反喜謂沔曰微子吾得自脫耶

西山夢神訊殺僧

真西山帥潭州時有程二者開旅店有子年二十餘屢謀於所厚者欲殺其父時西山以精明稱所厚者恐累已赴官首之喚其父母問之亦云逮其子赴左院推勘遂即準伏索到鼠尾刀解官但問其故則卒無說喚問其鄰里亦云常挾利刃其謀叵測但其父子之間竝無他故獄已成西山疑之改送府院推勘亦如前疑西山終疑之展轉年餘西山一夕炷香告之天地神祇夢神告之曰此毋怙其然乃是二十年前事了旦起未遑他

務首喚程二屏去左右告之曰今日獄已成但爾心下別有何事程倉皇良久曰無事西山曰爾二十年前做什麽事來此事我知已悉爾其無隱程乃愕然曰然二十年前有爲山行者在店安歇欲買度牒某貪其財物殺而有之所殺屍見瘞厨中西山委官籍其家産可千緡并掘其屍果在遂將程二送左院餘人竝釋放入府禁審其子準伏與前詞無異復曰彼為爾親父爾何故欲殺之其子又無說西山曰你别做生計不見爾父如

何其子曰某不會做甚生計西山曰你若做甚生計我自與你一千貫錢去其子曰若得千貫錢我買本度牒為山出家去西山遂將所籍家産千緡與之程二編管建昌軍時嘉定壬午年也

李兊按榜儻

李尚書兊知鄧州有富人榜儻至死係頸投井中而以自經為解者兊曰投井故不自經自經豈復能投井必吏有受財者故使不承爾已案吏果然

張洽伏盜

張洽嘉定元年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摇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秪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

雨巖詰寇倅

建寧府建陽縣麻沙鎮吳提刑雨巖勢卿知處州時報添差通判王某來雨巖十數年前某處相識甚喜及見覺非是問舊事亦不知心稍疑駭一日會其家眷凡十八人内一人年老而憔悴不樂令夫人與之從容言王倅舊事婦人潸然誥之再三乃知正雨巖所識王某之妻蓋冠掠其舟取其妻就用其勅仕至本州添倅也雨巖付吏推勘得實申朝正其罪時寶祐年間也

協尉縛偽丞盜

宋理宗朝隆興府分寧縣有趙縣丞者魁偉豁達斷事明當憲司喜之常有委送宰嘗招同官及宅婚飲縣丞妻獨不飲且數垂淚宰妻怪問丞妻請間曰我夫昨任某主簿罷任在湖中被此冦一家老幼童僕俱死獨留妾以為妻就用夫主誥勑調此縣丞同行六人臂上各有三黥號或為書院官或稱親戚晝則散處夜則同宿獨此冦能書判推以為首妾不甘其辱耳時新喻縣嚴仁勇作尉以能稱宰密與謀促前筵散坐移入後堂不

令諸廳人從入纔坐但見尉司人報提刑司有下上司文字請縣尉親折嚴即出㸃弓兵盡獲丞廳人從復就坐摶丞縛之送獄取問是實具奏正刑趙妻送歸父家

行德捕桑門

武節使行德還河南尹西京留守時官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嫗持菜入城中賣有桑門從嫗買少估其直取菜反覆顧視不買而去嫗既不售持入城門抱關者搜筥中得鹽擒以詣府行

德詰嫗嫗言桑門嘗買菜顧視良久而去即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結以鹽誣嫗欲希其賞行德釋嫗治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之若神明都下清肅

蔡高驗浮屍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恭氏為仇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果為仇所殺若不得屍則於法不可理高獨謂媪色有寃不可不為理也乃陰察之因得其迹與媪約曰十日

不得屍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屍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高端明殿學士襄之弟也

尹洙詰冒産

尹龍圖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産鄰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産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妻劉為戶詰之曰后五年始生安得賀姓邪女遂

伏

疑獄集卷六

疑獄集卷七

明 張景 撰

憲司准首義卜

湖北某市有一家止夫婦二人者婦美不愜其夫偶有卜者寄宿婦慕其俊雅遂殺其夫以情告顧與偕往卜者忿其不義殺夫就取其刃併婦殺之而去及旦有常在其家工役者至見二屍相枕流血盈地恐累已即逃

須臾鄰里大覺執工役者聞之官不復自明即誣服焉卜者去後日卜於市自若也聞工役者將正典刑自首其故憲司以卜者殺婦可償夫命而又自首義之與工役者俱釋焉時宋淳祐年間也

緝謀獲偽帥

瑞州趙司户往赴調一日忽失其妻趙不復索偽遣喪以歸後十年妻之弟至江陵忽見新帥之任有轎百餘乘其第十轎中乃其姊也相顧久之莫敢發視次日復

候之復見其至輿中遺片紙于地曰明日可候於城隍廟次日至廟姊乘間以片紙裹金二兩叱之亟去視之云某帥盜也家五百口皆盜姬妾皆大夫之妻女也令以金為投牒費時孟無菴珙為門制弟亟往告孟集官僚議曰彼五百人皆盜未易制也緩之則逃急之則變奈何皆莫敢對有司户某年二十許甫登第之任亟曰此事易舉耳孟遽攜其手謂曰君有何策曰此有水軍令扼其上下流使毋逃大宴及其妻妾宴之因犒其從

兵於教場伏兵殲之以帥付獄伏其辜矣孟大喜果獲焉推勘具得其情乃其官罷䕫路倅盜殺之江中以其誥勑改調至帥也妻妾百餘人皆仕宦之妻女其黨五百人晝則服役夜則同其妻妾以居聞其事於朝正其罪趙之妻復歸于趙餘皆訪其親而歸之時淳祐年間也

損齋緝淫奔

宋淳祐間瑞州高安鄭氏女棄俗脩道自言遇僊號僊

姑預言其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見止遺雙履於欄砌四方祈福者不絶縣聞之郡或請申省請廟額封號洪損齋起畏來宰高安疑之遣人物色乃與道士奔得於龍興新建之境籍為官妓道士就為樂將板行案卷以解衆惑

恕齋神政

宋理宗時贛州雩都縣黎子倫家被寇刼殺子倫素與其族黎千三兄弟交惡疑之遂訟之邑差縣尉成其體

究追解子倫賄尉捕黎千三千五千六及隣里親戚十五人解官殺死十二人汚千六之妻焚其居極其拷掠誣伏無贓與證子倫買囑劉十四為證私投兵器搜檢解官千三兄弟誣伏焉未幾巡司獲到正寇丁官念二十六名子倫賄以黎為首丁為從結款解州審勘無異申提刑司時吳𢖍齋革為憲疑之蓋尉司取到黎千三初款即無丁官念二同行之詞巡司取到丁官念二初款亦無黎千三名字各各審問黎稱寃而丁官伏罪遂

對移趙知録為贛縣東尉胡㭍為知録送一干人審覆具得丁念二刼殺之情咸服其辜州縣吏並配廣南知録趙㭍雩都宰趙㭍縣尉成㭍並降罷辟東尉胡㭍正任知録黎子倫春杖十五編管五百里以其家遭刼免行出穀三十五石與黎千三造屋時以為神政

捕冦得妓首

寶慶年間臨江蕭㭍赴臨安往來娼武賽賽家經年所有盡喪娼遂拒之蕭不能給其僕反為娼用蕭大困逼

遂歸家將家產盡賣復往臨安就蒸餅橋開典鋪不復往娼家矣越二年嘗有人持布衫一領欲典錢五百者蕭止典三百其人云上舍上舍在武賽賽家使了許多錢不爭今日較這二百錢甚利害蕭曰我自使我錢干你甚事遂以四百錢與之而去其人起身曰你帶行人到在武賽賽家你如今慳吝可知不敢去了蕭感其言追憶前事心不能平夜携提籠扣武賽賽門其僕啓關知是夕無客入見武賽賽叙間闊武方應聲蕭斷其頭

以去僕亦遂逃蕭致其頭器中滿浸以油致卧榻下時
提一觀之曰武賽賽你如今卻識我了明日莫知蹤跡
兩廂吏議曰但有張四官人常往娼家乞覔不㕫武賽
賽亦拗性必其人殺之可尋張四官人觀其辭色縱不
是且將去展限遂往瓦子裏得張解官付獄推勘張不
勝拷掠乃誣服焉稱刀與武賽賽頭棄海中遂絞于市
年餘有寇真土入蕭室蕭驚捕寇忽巡牌者至入蕭室
集捕寇已逃矣巡牌者見床下器中乃武賽賽頭也明

日捕蕭鞫之具得其情遂伏其辜仍斬西廂吏以償張命獄官亦定罪有差

樊舍首誤殺

建寧府樊上舍處太學時與左藏庫前文節級妻往來文罔知也甞飲酒肆客鬧鄰座有人相語云此間内藏庫前文節級妻可觀樊上舍往來其家三年矣每文節級五日一次上宿則上舍必宿其家文聽樊字未明泯其説及當直宿覔人替之至夜三更時歸家急拳門其

妻語上舍曰吾與爾往來三年無知者夫今歸無所逃遂就床頭取鬼頭刀授之曰我與爾俱出我開門爾即殺之及開門天黑不辨人上舍者揮刀誤中其妻遂逃文呼報四鄰皆曰適不聞他人聲且刀從何來我等何由知之置文於獄遂誣伏焉明日赴市就刑見犯由上寫繫文節級殺妻事上舍從出街語文節級云你妻是我殺了奈何更要你償命遂到官自首遂止編管本州時寶慶年間也

濂溪悟酷

周敦頤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與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

鄰婦證偽姦

宋景定間福建張氏遣女里中不檢少年聞茶湯擔有

玻璨盃先一夕飾為婦人隨女伴入欲盜之被執極其拷掠有鄰婦每事女沐浴少年詢知女僻處有雙痣相聯赴官陳云元與女私前後騙取其物若干官追女出對皆無實狀少年指僻處雙痣為證女愧無辭驗之果然擬罪將斷鄰婦赴官陳告少年遂伏辜焉

與妓屈盜

又昔安吉州富家新娶有盜乘人冗雜時入婦室潛伏床下伺夜行盜不期明燭達旦率三夕饑甚奔出羣捕

執之旦以聞官盜懇曰我實有罪但未有所盜遭捶極矣幸免聞官當有以報否則亦將有說富家不從盜至官曰我非盜也醫也婦有僻疾令我相隨常為用藥爾宰乃三山陳某詰問再三備言婦家事體及平昔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傒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餽遺關節懇宰免追皆不從富室謀之老吏俾請於宰曰彼婦初歸使與盜辯不論勝負辱莫大焉彼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

曰善選一妓盛服輿至盜遽呼婦乳名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為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

節齋集觀音認姦僧

某州士夫携妻候差於臨安嘗與妻聯輿而出至市井叢雜處偶停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矣士夫聞官執輿夫推問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在所寓門外乃其妻也妻云初被人扛去時不知非元輿夫也約行數里至大門從長廊至暗屋下出輿當問官人何處輿夫不答又

行數步乃僧出招之心疑欲退而僧從後推之大呼僧拽之以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巷數曲又於暗室中扃閉甚嚴略無人聲雖聞鍾聲亦甚遠望久稍明僧攜酒餚至當憂憤不能飲食僧強合焉每日僧兩次送飯暮則攜酒就與同寢一日僧忘扃户行出暗巷中遥望甚遠有火光乃是長明燈祀觀音處遂禮拜願再見天日解手帕上金錢落索環繫觀音身用指甲掐觀音足上成川字文復回入室角有覺僧力疲意闌懇之求

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但念汝本分又可商量一夕歡合達旦天微明引之出暗屋下登輿送至此也士夫經臨安府時趙節齋尹京時正亢旱祈禱無應明日行香集僧衆曰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但有觀音皆迎請至此若本寺觀音感應則申朝寺主加號賜紫行童竝給度牒備榜遍排明日輻輳迎至果有身繫金錢落索環者足上川字文亦然遂集合院僧行以至令士夫妻於簾内識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就戮

陳青釋濕履

江西臨江王三郎瞰江樓居其妻凭欄食果偶核投舟中少年之巾少年舉首意婦人挑之及暮行入其家閴無人聲隨復登舟覺濕其履置竈焙乾其夜王三郎歸見其妻殺死血流盈地旦集鄰里見血蹤直至舟中遂執少年赴官少年不復自明誣服焉但不見婦人履及刃獄吏指近江亭牌子似有物視之履與刃也欵成獄及陳青疑之請假歸早行江上王之鄰婦問前獄陳答

云巳將舟中少年正刑矣傴啞然曰寃哉正犯者某獄吏也陳青密以告司理喚獄吏推問具得其情少年遂得釋獄吏處死陳青由此退閑教子讀書請漕舉

日隆詰孩語

贛州信豐縣一木匠居嶺之下嶺之上則驛迳每由其屋後而遵驛迳出入嘗五更初携礲斵之器他適未及驛迳五六丈許見一死屍視之遍體皆血也致之而去及午則里長鄰里驗視其致命處則斧痕也衆議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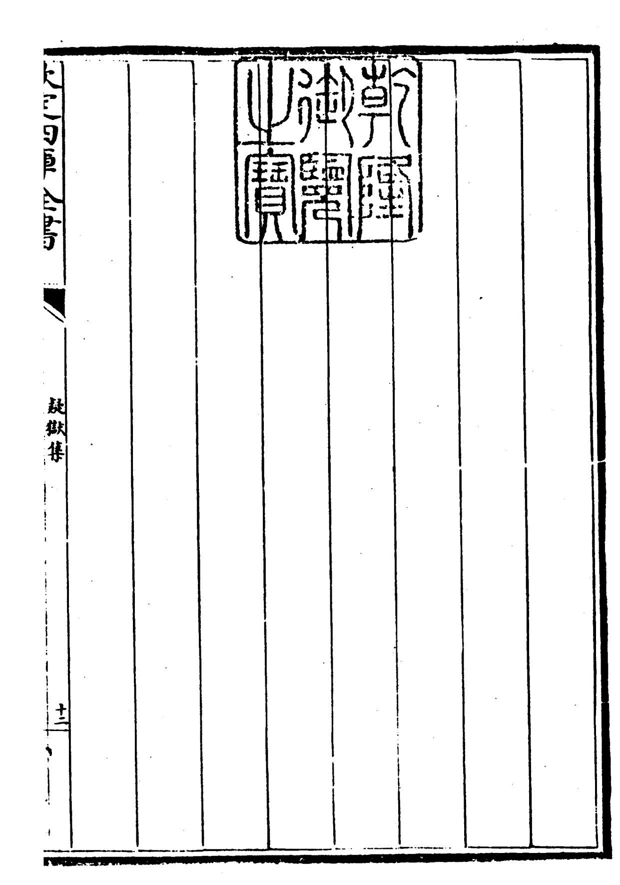
此匠無疑捕其夫婦繫官不勝拷掠遂爭誣伏官疑之年餘不決時宋知録日隆蜀人也以能稱委之專決宋知其寃日日入獄推究皆如前言一日正鞫問時一孩送飯與獄卒而私語宋問之卒以他詞對宋屏去左右呼孩與十八界官會兩貫而詰之孩曰適一人在茶肆與我銅錢五十文令探所勘死事其夫婦何人承認宋即命二卒隨孩捕之以至問曰爾殺人奈何要他人償命其人即承認木匠夫婦遂得釋焉時咸淳年間也

緣琴理僧冤

咸淳年間袁州倅蕭某嘗到清水寺見木魚可供琴屢求之僧不與未幾權守僧遂鋸為四自留其二以二遺蕭蕭斵為二琴自留其一以一遺時相葉西澗夢鼎䕫有琴師云琴雖佳但有哀怨聲蕭遂採訪寺中有某僧身死不明其行童負其衣物以去者見在某州開鋪遂專兵移文捕之以至付吏鞫勘乃知殺僧而負其衣鉢也遂服其辜

司理報應

吉州王某幹者殺人以銅錢三百千與一村老令代認曰爾認了不致償命但喫六七十下棒而已民以為然時奚司理政疑之曉以禍福村民遂以實告時奚見囚者一人項有刃痕疑為死者傷之故殺死者鞫之未伏王因言於奚以為然且力言於郡守同囚者不勝苦遂準伏抵死罪焉奚以平反改秩旋死時咸淳年間也其後幹者認殺人遂伏法方言前所斷者枉也


乾隆御覽之寶

疑獄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疑獄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紳

疑獄集卷八

明　張景　撰

彭節齋額刺二形

宋咸淳間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其女刺繡女忽有娠父母究問曰尼也父母怪之曰尼與同寢常言夫婦咸恒事時偶動心尼曰妾有二形逢陽則女逢陰則男揣之則儼然男子也遂數與合父母聞官尼不服驗之無

狀至於憲司時翁丹山合作憲亦莫能明某官曰昔端平丙申年廣州尼董師秀有姿色偶有欲濫之者卒揣其陰男子也事聞於官驗之女也一坐婆曰令仰卧以鹽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已而陰中果露男形如龜頭出𣪍轉申上司時彭節齋為經畧判云在天之道曰陰與陽在人之道曰男與女董師秀身帶二形不男不女是為妖物所歴諸州縣富室大家作過不可枚舉豈可復容於天地間顴刺二形兩字決脊二十枷令十日押

下摧鋒軍寨拘鎖月具存亡申之如其說驗之果然遂

處死

高防辨幅尺

左丞高防在蔡州日部民王乂為賊所刼捕得其黨五

人繫獄窮理贓仗已具録事叅軍司徒達判官盧紘據

案請加極典防疑其不實取贓閱之因召王乂問曰爾

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邪乂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

狹不同又疎密差異賊乃稱寃防曰何故伏罪賊曰不

任搗楚盖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紘逵扣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詣闕訟防之功訴紘逵之罪防遽令止絶為製衫帽具酒食諭而遣之出太祖朝名臣傳

惟濟辨左手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强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侯臨還寄

朝請郎侯臨昔為東陽令有治聲忽他邑因分財私寄附於姻家輒為所匿累經訟而弗直乃求理於侯侯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後半年縣獲強盜侯因縱盜妄通所寄物於姻家及捕至獄泣訢盜所通金帛皆親所寄侯即追向日求理之民證驗識認還之

文規理誣盜

張文規字正夫筠州高安人以持奏召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貞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炎張運張周孫等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已以被刦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炎以下十一人送獄劾以為强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炎運二人幾死旣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因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抵罪餘人但等第杖臀而已炎

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

曹駁坐妻

沈存中内翰云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為不道縁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絶況於謀殺不當復坐其妻

謹按大明律云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淩遲處死妻子流二千里入十惡不道之條今觀所載壽州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刑曹駁以義絶不當縁

坐其妻竊詳本犯身為不道殺妻父母兄弟與其妻實已義絶法難縁坐然律無明文所司遇此亦當比擬奏請

宗元訴守辜

待制馬宗元少時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於郡得原父死鄭克云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計之死在限外則不坐毆殺之罪而坐毆傷之罪雖止四刻亦在限外

謹按大明律云凡保辜者責令犯人醫治辜限內皆須因傷死者以鬬毆殺人論其在辜限外死者各從本毆傷法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辜限滿日不平復者各依律全科又按唐律云保辜限內死者依殺人論限外死者依本毆傷法又按元史刑法志云保辜限內死者依殺人論辜限外死者杖一百葢元氏未嘗定律及聖朝未定律之先皆以唐律比擬故我朝律文多宗唐

律而此條亦本之也訥曩在南京會審刑部罪囚有毆人辜限外死者訥曰當依本毆傷法或曰律云辜限滿不平復者全科此當死訥曰所云限滿不平復全科者因上文折傷以上限內平復減二等立文葢謂辜内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限滿不平復者則全科折傷之罪若曰辜限外死者全科死罪則律文何不云傷不平復而死者絞乃虛立此辜限乎後此囚會赦得免然或人終不以愚

言為然也近讀宗元守章事有感因備載之讀者詳焉

張驗窺井

張丞相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即往哭曰吾夫也以聞于官昇命吏集鄰里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不可辨而婦人獨知為夫何邪送獄訊問乃姦夫殺之婦與其謀

歐辨左手

都官歐陽曄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毆死獄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于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曄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乃伏罪

程辨烓竈

程宣徽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當即根治諸縫人已誣服乃送府具獄琳辯其非是又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宫人多而居隘其烓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

不可罪人上為寛其獄無死者

火起油幕

强至祠部為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須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為上聞仁宗悟曰頃者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比輕典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所致是也

置母仇門

程戡宣徽知虔州民有積為仇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于仇人之門而訴之仇弗能自明戡疑之或謂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門非可疑邪乃親劾治具見本謀

營婦斷腕

呂公綽侍讀知開封府有營婦夫出外盜夜入舍斷其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之仇不宜快意如此遣

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姦狀伏誅

魏明墜死

魏朝奉濤知沂州永縣兩仇鬬而傷既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于監司監司怒有惡語濤歎曰官可奪囚不可殺後得其實乃因是夕罷歸騎及門而墜死隣證既明其誣遂解

賊囊故紙

寺丞王璩嘗為襄州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偶於賊

囊中得故紙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為賊所掠者賊即引伏

李公驗櫸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鬬者甲强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横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偽者不硬耳

王臻辨葛

王諫議知福州時閩人欲報讐或先食野葛而後鬭即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傷果致命邪吏曰傷不甚也臻以為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實

穎知子盜

郎中歐陽穎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赴獄劾之即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出所盜物乃信

孫料兄殺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為人所殺察其言不情乃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訊之果伏

朱詰賕民

朱壽昌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買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昌因得其情引囚訊之囚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汝女為子婦許嫁其女汝家

有之乎因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偽券抑汝女為婢揹十萬為傕直而嫁其女他人汝將奈何因泣下始以實告收子良付法

江辨紙裏

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田紿之曰我為收若稅免若役鄰人喜劖其稅歸之踰二十年且偽為券以茶染紙類遠年者訟之於縣縣令江某郎中取紙卷展開視之曰若遠年紙裏當色白今表裏如一偽也訊之

果伏

章辯朱墨

侍御史章頻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為偽契奪族人田久不能辯運使委頻驗治頻曰券墨浮朱上決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更命知華陽縣黃夢松覆案亦無所異黃用是召為御史

南公塞鼻

尚書李南公為河北提刑時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葢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不通是以自服

郎簡校券

侍郎郎簡知竇州有掾吏死子幼贅壻偽為券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訴于朝下簡劾治簡以舊案示

之曰此爾婦翁書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壻乃伏罪

王珣辨印

少師王珣知昭州日有誣告僞為州印文書獄久不決吏以印文不類珣索景德舊牘視其印文則無少異誣者乃服葢其文書乃景德時者

命疏主名

方偕大卿為御史臺推直官日澧州逃卒與富民有仇誣以歲殺人十二祭磨駞神獄久不決詔偕就鞫之偕

命告人疏所殺主名尋訪考驗尚多無恙其事遂白

蘇請祔柩

蘇寀為大理寺詳斷官時有父卒而母嫁後聞母死已葬乃盜其柩而祔于父法當死寀獨曰子盜母柩納于父墓豈可與發塚取財者比上請得減死

賈廢追服

侍讀賈黯判流內銓時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為入選始去發喪既除服具求

磨勘黜曰澤與父不通問者三年借非匿喪是豈為孝

卒使坐廢田里

疑獄集卷八

疑獄集卷九

明 張景 撰

程簿舊錢

程顥察院初為京兆府鄠縣簿民有借兄之宅居者發地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所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吏取一千視之謂曰今官所鑄不五六年徧天下此錢乃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出伊

川所撰行狀　按二十年以下乃桂氏原本葢借宅者發兄所藏錢其子訴官取錢視之借宅者乃服今反誤作兄子冒認錢因考行狀正之于後其他更定不復再見四十年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間即徧天下此錢皆爾未借居前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孫甫舂粟

待制孫甫為華州推官日州倉粟惡吏當追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甫乃令取斗米舂之可棄者

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繫所賠錢纔數十萬而已紘因薦甫遷職

劉相鄰證

丞相劉沆知衡州日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得鄰人老而子幼乃偽為券及鄰人死即逐其子訟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又訴尹氏出積歲户鈔為證沆曰若田百項户鈔豈特收此乎始為券時嘗問鄰乎其人多在可取為證尹不能對遂伏罪

王罕叩狂嫗

大理王罕知渾州時有狂嫗數邀訴事言無倫理從騎屏逐之罕令引歸廳事扣揩徐問嫗雖言語雜亂然時有可采者乃是人之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為妾所逐累訴不直因恚而狂罕為直其事盡以家貲與之

虔效鄧賢 今古筠等府書肆有刋行公理雜詞民童時市而誦之

沈括筆談云江南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者作偽詞狀法也始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

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鄧思賢人名也始傳此術遂名其書村校中往往授生徒韓琚通判虔州民有偽作寃狀悲憤叫呼似若可信琚攝郡究其風俗考其枉直莫之能欺民皆以為不寃琚魏公之兄終于轉運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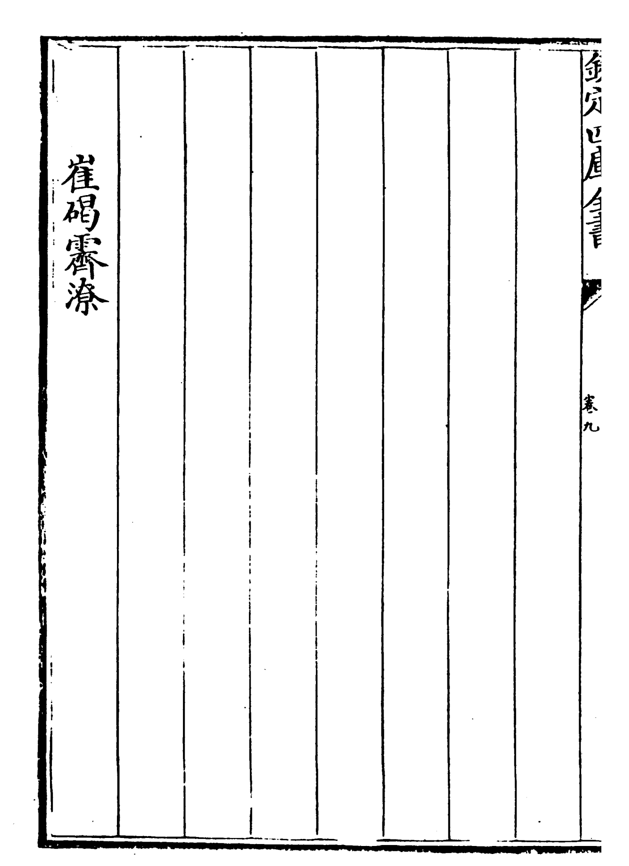
按虔州今之贛州府也括熙寧中任知制誥去今四百年矣世道日漓刁民偽為寃狀以陷人者在在有焉貧弱有寃無處訴告者亦無地無焉受人財為人揑造寃苦詞情若鄧思賢者亦有之焉易

訟卦彖曰利見大人言訟者求辨曲直利見剛明中正之大人以決其所訟也康誥曰如保赤子言赤子未能言為父母者誠心求之則能得其心之所欲矣今之任民牧者民呼為父母居顯要者人呼為大人其可不思盡其心稱其名以上無負聖天子之委任下無負斯民之仰望乎

孝肅杖吏

包拯知開封有犯杖脊徒罪者吏受財與之約闕

闕



崔碣霽潦

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龎勛亂盡亾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存亾乾夫悦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失明碣至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獄吏悉發賕姦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

陳襄捫鐘

陳襄調浦城主簿攝令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襄語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叩之乃為盜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

劉敞察寃

劉敞知揚州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

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戸曹杜誘誘不能平反而傳致盍牢將論囚敞曰寃也親按問之甲知敞為巳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

呂陶服罪

呂陶調銅梁令民龎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訴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

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李兄誣婦姦

汪澤民同知岳州事州民李氏以貲雄其弟死妻誓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姦事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

鐵工姓名

汪澤民為平江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絶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捶楚潛往

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拷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決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為神

提舉辯明

宋提舉楊其為越錄事叅軍其守治盜嚴凡保內捕賊不獲則被盜物責保長償之有一人家被盜持杖追擊仆地執送保長保長苦之乃即械繫解官閒盜死郡因

治保長制死獄具後公閱狀云左肋下致命一痕長寸二分中有白路必背後追擊是其死非因保長制縛也獄吏爭案已成公不聽即追詰元捕賊者果得其情索致杖首有裂証益明乃引法止坐保長杖罪免死後公二子登進士雖曰有命然其心可尚也

陳睦酷報

宋陳睦嘗提點兩浙刑獄會杭民有妾沉香者瀞衣井旁嫡子墮井死妻訟于州以為必沉香擠之三易獄不

合睦愬逐掾殺沉香東坡詩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睦還京久之無所授禱神廟無應后恍聞人云如沉香何睦震汗廢食累日而卒

刃傷釋福兒

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廵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脇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愬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

馮楲繫三年文原録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鞫之果得真殺人者遂釋福兒

焚廬殺夫

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盗有司得盗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鄧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為神

謝蘭誣殺

鄧文原移江東道徽州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獄決乃雨

漁殺盜網魚

貢師泰為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一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以為史等所

刼首官史旣誣服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盗網中魚為漁者所殺寃皆白

徐裕奪貲殺商

浙西有游徼徐裕以廵鹽為名肆掠村落閒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賫錢撲殺之投屍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貢師泰追詢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

姚甲偽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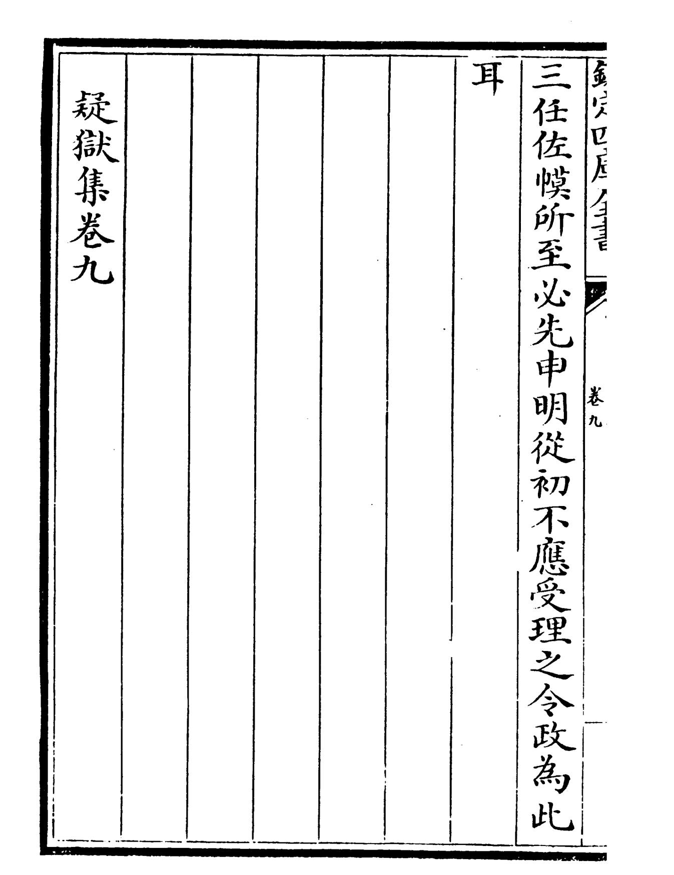
餘姚孫國寶獲姚甲造偽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曾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偽鈔高嘗為姚行用實非自造而曾與孫有隙故并連之貢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曾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

邊其捐捕文

開封屠子胡氏婦行素不潔夫及舅姑日加笞罵一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中有婦人屍在眢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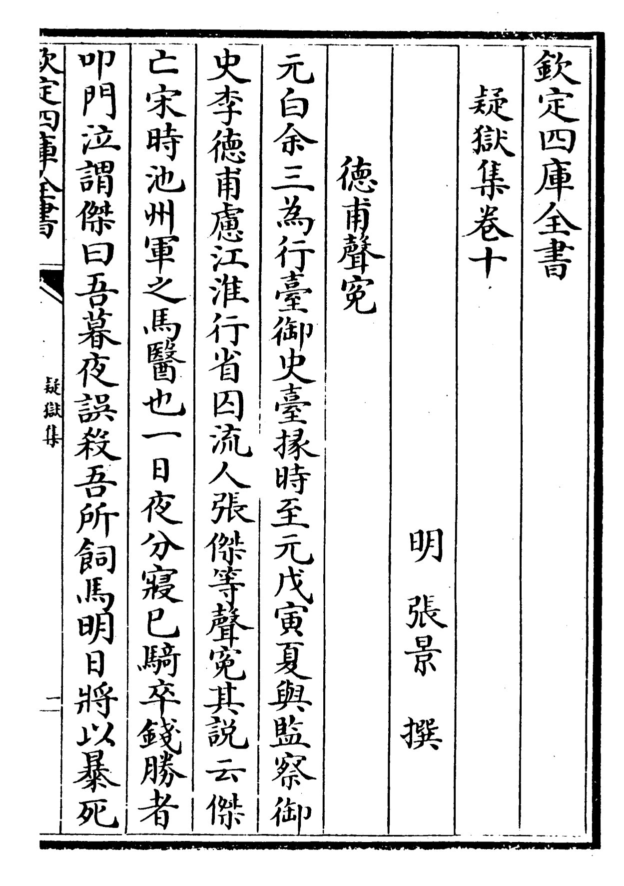
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小指此屍足指全非
吾婦也婦父母素怨胡氏又索辯而乃抱屍而哭曰此
吾女也久失愛舅姑是必撻死置井中以逃罪耳時暑
不三二日屍已潰略一驗有司權瘞城外下胡氏獄拷
驗鍛鍊百至胡遂自誣服事上刑部國朝之法歲遣使
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某來開封視成案即
知寃濫謂宣慰使安文玉曰是婦不死安執不肯改乃
令人徧閱城門所揭諸人捕亾文字中有賈胡逃婢一

人中所索辯及它物色與屍狀同迷其所寓正皆井處也賈胡已它適矣於是使人監故瘞屍者令掘起元屍將詢其所主與隣僉曰然瘞者出曹門涉河東岸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執前說曰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涉棄屍水中矣是男子以青頭總髪必江淮新虜無疑訊之果然安心知其寃以未得逃婦不肯釋胡氏會開封故吏徐沼州一僕於逆妓中得胡氏婦問之乃出汲而淫奔于人轉售娼家其事乃白余



三任佐幙所至必先申明從初不應受理之令政為此耳

疑獄集卷九



疑獄集卷十

明　張景　撰

德甫聲寃

元白余三為行臺御史臺掾時至元戊寅夏與監察御史李德甫慮江淮行省囚流人張傑等聲寃其說云傑亡宋時池州軍之馬醫也一日夜分寢已騎卒錢勝者叩門泣謂傑曰吾暮夜誤殺吾所飼馬明日將以纍死

聞有司驗實必以屬君君幸脫我當有厚報時重馬政殺一馬如殺人罪傑素謹畏具以實聞勝抵罪爾後或相值于道輒出怨言謂必報傑不殺傑不已明年池州降勝自稱宋故官得管軍把總乃大得志加害於傑者屢矣然非其部曲弗能也無何勝兼捕盜職傑以散卒調砟木於池之西山一日勝跨馬擁衆捕傑及同役二十四人械以巨木箠而問曰疇昔之夜劫估舟於江岸者汝也當速承之不承死矣又謂同役者曰張傑我仇

讐也於若輩無預第指渠為賊即殛若等毋自苦為也衆曰我輩與張傑同役跬步未嘗相違即作賊我輩皆賊也實未有此言未竟白梃四落二人死焉明日解州州將劉素信錢勝獄吏張友仁亦勝之故舊惟勝之言是理所訴一切不聽搒掠燒爇身無完膚遂皆誣服所索之贓物信口妄指即得不知其由數日後張友仁者持文字數紙謂傑等曰朝廷沛恩到州汝等獄未具恐不得預押即得出傑等不知為所紿尋即著字已而曰

詔減死流遠汝等强盜當流即械送行省某等數號訴於省吏謂錢勝指傑等為盜之夜實在山中祠神巫祝某及州之走卒某同飲抵明乞一會問雖死且無憾事竟不行欲見㝉相面訴之而不可得令繫獄一季矣餘二十二人死已過半嗚呼寃哉予與李君視其案與此言合乃上書于臺臺官曰惜哉

王旻解卜

西川費孝先善術數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塗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隣比欲講終身之好俟夫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先沐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浴重易巾櫛旻思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

不從婦怒不肯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駭罔測遂獨囚
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録狀牘旻悲泣言曰
死則死矣但孝先所言畧無驗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
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道
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
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辯云誠遇明即活
之効歟

光祖詰蛙

馬光祖知處州禁民捕蛙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剜空其腹實蛙於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曰有知者否曰唯妻公輒疑其妻與人通姦進妻詰之妻曰與人通其人俾妾教夫如此又先往語之卒以故捕得意欲陷其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寘其妻并姦夫於法

趙廉訪撽城隍

廣州某大家交結上位而蔑視邑官嘗私繫一逋債者死焉其家經官取屍時邑尹王某有私忿逮至拷楚勒令招承輒復異詞大家雖竭力營救而王尹亦百端究竟累經省憲審覆展轉數年不得明白元貞乙未廉訪趙副使到首及此事聞本州城隍及判官靈異移文兩紙及紙錢至廟焚化喚廟祝責限三日報應三日無報應則廟祝決二十七下判官決三十七下越一日大家於囹圄中呼曰其人將到矣可疏我明日逋債者詣廉

訪衙呼曰我某人也雙手如縛抱頭不致問其來故曰釋我縛容言之趙副使曰請城隍釋其縛其人遂下手悉言逃故在三百里外某處昨日被人縶其手於首驅之至此遂釋大家而問罪王尹焉

劉令假鬼

至元初北方有劉縣令未理任先以賣藥為名閒行到邑採訪時邑有冦殺一商官莫能明劉訪冦姓名及商葬其所皆悉署事三日後同官方圜坐佯為見鬼狀

呼曰爾告何事同官及吏卒皆駭劉空中如與鬼語良久呼吏筆之牒尉追捕及到即皆准伏申觧上司咸伏其辠遠近以為神

胡向免被脅

胡向少卿為袁州司理叅軍時有盜七人皆當死向疑其有寃乃留訊之則二人者果不同謀始受其傭而中道被脅以行卒得免死

良肱驗刃傷

余良肱大卿初為荆南司理叅軍有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果獲真殺人者

哈雅釋孝

元博囉哈雅太宗時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未幾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有民誤敺人死吏論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博囉哈雅戒吏使擒于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殺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

出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

德輝察寃

李德輝世祖時為右三部尚書嘗録囚山西河東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為厭勝謀不利於已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寃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為將搆陷其妻也召妾鞫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

田滋得藁

田滋為浙西亷訪使有縣尹張彧者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為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彧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邪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罪張彧得釋

捕急濫冤丐

宣歙閒有强盜夜殺一行旅棄屍道上携其首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決有司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胥遍行搜索會一丐者病臥窐中即斬以應命囚亦久厭拷掠遂伏誅後半年强盜始敗于儀真獄成驗所斬首乃瘞于歙縣界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責贓證可不審謹乎

游顯杖蒲

江淮省游平章顯公檄至明州開分省為政清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鄰家認得鄰不服爭告不置平章行馬至問其故二人以告平章曰一蒲團直幾乎失兩家之好杖蒲團令棄之可也及杖之銀星滿地遂罪其鄰

嗥犬起屍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頜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

乃約衆徒先殺其二僕屍壓其上實之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遊賞過其寺寺犬嘷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嘷官使人發視之屍見矣起屍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而寘于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嗚呼僧不犬若也

姚守别食雞

京口王一之為福言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妻家畜

雞數隻以待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食之殆盡抵夜死矣鄰家疑其有外姦首之官婦人不任拷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上任閱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雞對守亟覔老雞數十令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

易貴杖石買紙

易貴成化間守辰州府有窶人擔紙息肩路旁倦而寐熟失盜訴於貴即使人擡失紙處一石到府階下杖焉

擁入觀者如市閉門量罰入者以資窶人復詰曰汝紙有識乎曰有遂俾潜往在外數日出公牘泛買諸賈人紙彼送至令各書名于上乃召窶人認之果得原紙盜紙人伏罪

彭祥還貲

郭彭祥弘治間守眉州問刑明決鄰封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官别省其貲每託弟攜歸置產契券俱弟收掌兄卒于官嫂扶櫬歸弟絶無所與又無籍可稽嫂訴之州

訊不服廼越境訟於郭郭即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扳其弟姓名同盜移文本州械至詰曰汝與某人為盜致富其弟泣曰吾兄仕宦所得未嘗盜也固詰之詞甚詳一一錄記乃逮其嫂語之弟遂欵服還貲産

梅妻瘡死

有王梅者好酒其妻不潔圖去梅以快所私梅與族叔錯素讐相絶歲鄉人社會梅家醉散入夜梅忽死于碎甕閒錯乍聞惻隱往視亟還妻懼錯或訐發謀所私者

誣鍇挾讐乘梅醉跌未死往視之有司逮致訊鞫凡刑加梅妻輒毀加鍇乃無毀焉疑其妻冤益拷鍇不勝遂誣服尋上官讞改鍇戍邊遇雷雨必焚香籲天後梅妻頸生惡瘡三呻吟苦楚以死所私者亦别姦重典蓋妻故碎甕擠梅于上刃其頸三擬詭稱醉跌觸甕死適鍇往視以其讐誣之則易信且滅所忌也刑具則所私賂吏卒夾棍等鐵異新故索異麻草堅韌朽脆相懸絶用惑有司云夫情偽微曖其變千狀姦惡不足異也明慎

可少忽邪若夫天人之際亦嚴矣

疑獄彙聯

祭酒宋本記工獄有曰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不往來者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强工造長家和解之暮醉散去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以其醉於讐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塌中空乃啓塌磚劉屍為四五始容焉復磚如故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

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搒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詰屍處曰棄壕中責仵作二人索之壕弗得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不得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答終不得二人嘆惋循壕相語答無已時因謀别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擠墮水中縱驢去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取夫招寃壕上脱笄珥具棺葬之獄遂成案上未報

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究然其家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執愬於邑亦以鞫訊憯酷自誣刼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庾（音雨饑寒死也）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狴（音皮）犴（音岸狴犴獸名獄也）眾工隨而譟雖皆憤其寃而不能為之明工長竟斬眾工愈哀嘆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乃聚交鈔百錠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坌（並也）至求供飯一故偷兒常從丐

往乞一日偷兒將盜他人家尚蚤既熟婦門戶乃闇中依其垣屋以待迫鐘時忽醉者踉蹌入酗而怒其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瞌婦微誶息醉切罵也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塌下二歲餘矣塌既不可大又不敢填治吾夫尚不知腐盡否今乃虐我嘆息飲泣偷兒立墉外悉聽之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其工死狀速付我錢因俾衆工遥隨往偷兒佯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隣居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土塌

扳與攀同磚作欲擊鬬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審壕中死人何從來仵作欵伏擠騎驢翁墮水仵作婦洎所私者磔於市先斷工長死官吏皆廢終身官以庾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究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者二人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伏酘刀逃笞而得刃仵作殺而工婦磔負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盜

而獲購此又轇轕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疑獄集卷十